

潜在写作文丛

垂柳巷文辑

Chuiliu xiang wenji

陈思和/主编 阿 垅/著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
PUBLISHING
HOUSE

无论是在逃亡，还是在安定的生活里，他总勤于写作。战争与和平、爱情与生命、诗与文学，归于一个人性的主题。他的遗稿如他生命所经历过的，真实而丰富。

垂柳巷文辑

Chuilieu xiang Wenji

陈思和/主编



路阿
莘垅
整理著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
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垂柳巷文辑/阿垅著;陆莘整理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6.1

(潜在写作文丛/陈思和主编)

I. 垂… II. ①阿…②陆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8333 号

著 者:阿 垅

丛书主编:陈思和

整 理:陆 莘

责任编辑:李杏华

装帧设计:刘福珊

督 印:方 雷 朱有茹 戴 涌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 85497614(读者服务部)

印 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8.5 字 数:165 千字 插 页:2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0001—3000 册

ISBN 7—5430—3187—6

定 价:19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1953年7月11日，阿垅与儿子陈沛（于天津）



1944年5月8日，阿垅和张瑞的结婚照（于成都）

总序

zong xu

总 序

陈思和

一

有一位朋友告诉我，她想写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的抽屉是空的》。她大概的意思是说，优秀作家的写作是听从良知召唤的，即使环境不允许他发表作品，他也会写出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，放在自己的抽屉里，静静等待命运再次对他发出召唤。——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作家。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那位朋友的想法，她把那种写出来准备放在抽屉里的文学作品称作为“抽屉文学”，我则称它们为“潜在写作”。两者意思有点相似，就是指那些写出来没有及时发表的作品。如果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定义，也就是指作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。但这两个定义还都有补充的必要：就作品而言，潜在写作虽然当时没有发表，但在若干年以后是已经发表了，如果是始终没有发表的东西，那





就无法进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；就作家而言，是以创作的时候即不考虑发表，或明知无法发表仍然写作的为限，如有些作品本来是为了发表而创作，只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故而没有发表的（如“文革”的爆发迫使许多进行中的写作不得不中断），这也不属于潜在写作的范围。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完成是一个互为证明的写作过程，我之所以称之为潜在写作，是因为这个词比起“某某文学”（如抽屉文学等）的命名更加强调了写作这一活动对文学的意义。

其实，当代文学史上并不缺乏潜在写作。这类写作含有多种意思，第一种是属于非虚构性的文类，如书信、日记、读书眉批与札记、思想随笔等等私人性的文字档案。作者写作的最初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，其“潜在”意义只是在于这些作品虽然不是文学创作，却具有某种潜在性的文学因素，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这样一些文字档案被当作文学作品公开发表出来，不仅成为某种时代风气的见证，而且也包含了作者个人气质里的文学才能的被认可和被欣赏。第二种是属于自觉的文学创作，或抒情言志，或虚构叙事，但由于某种原因作家在当时不可能发表这类创作，也就是我的朋友所说的放在抽屉里的，在若干年以后才能公开发表。对这类作品，过去文学史作者也曾注意到，但一般情况下是将这类作品放在它们公开发表的时代背景下讨论，这对于写作者本人是无关紧要的，可是一旦置于文学史背景中，意义就不一样了。现在提出“潜在创作”现象就是把这些作品还原到它们的创作年代来考察，尽管没有公开发表，因而也没有产生客观影响，但它们同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，是那个时代精神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。它们是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。在任何一个时代里，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，统治者的思想永远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，所以，研究者只有将被遮蔽在地底下的民间思想文化充分发掘

出来,才能够打破“万马齐喑”的假象,真正展示时代精神的丰富性和多元性。文学史著作研究潜在写作现象,也同样以还原某些特殊时代的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为目的。

另外,潜在写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有多种类型可作进一步的讨论,比如对某种通过非正式发表渠道来传播的创作,如某些知识分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的旧体诗词,当时虽然没有发表,可是在朋友熟人中间互相流传,直到诗人去世后才公开出版,那算不算潜在创作?还有,由于中国出版制度的特殊性,有些不是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,但通过民间编刊物或自费印刷的方式问世的文学作品,在当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,但直到若干年以后才陆续被正式出版物所刊登或转载,这样的创作算潜在写作还是公开写作?这些现象比较复杂,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界定。

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,完全是出于编写当代文学史的需要。近十多年,我一直思考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问题,也相应做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。潜在写作的问题正是其中之一。20世纪50年代以来,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其他各种原因,使许多作家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可能性,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写作的努力,在各种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依然用笔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渴望,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字,并开拓出一个丰富的潜在写作的空间。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这些作品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发表,但是由于这些作品属于过去时代的文本,放到时过境迁的新的环境下,很难显现出它们原有的魅力,新时代有新的情绪与感情需要表达,所以,这些作品很快被更具有时代敏感性的话题所掩盖。但是,如果还原到这些作品酝酿和形成的年代的背景下阅读和理解它们,并将之与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相比较,其热辣辣的艺术感染力就马上凸现出来。过去编写的文学史著作,



均以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文学作品作为其时代的代表作,而一般被忽视和被否定的作品很难写进文学史,更不要说没有公开发表的潜在写作。从表面上看这样研究文学史的方法没有什么大错,因为在一个精神生活浮躁嚣张的时代里,其代表性的作品只能是浮躁嚣张的作品。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步把潜在写作的现象考虑进去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在那个时代里仍然有作家在严肃地思考和写作。不过作家们身处不同的社会处境,他们思考的方式和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。那些被时代的喧嚣之声所淹没的声音,恰恰具有可贵的个人性和独立性。如果把潜在写作纳入文学史的视野,那么,我们的当代文学史的内容会非常丰富和精彩。

根据这样的想法,我于1999年撰写了《我们的抽屉——试论当代文学史(1949—1976)的潜在写作》一文,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杂志上,并且根据潜在写作的理论视角去重新整合当代文学史,由我主编的复旦版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直接体现了这一探索性的实践。潜在写作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,围绕了这一问题有李扬、李润霞、王光东、刘志荣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进行探讨,证明了它具有不断完善、不断修正、不断充实的理论生命力。尤其是刘志荣先生最近完成的近四十万字的《潜在写作:1949—1976》专著,这个问题在文学史理论创新意义上得以比较全面的论述。

本来,我以为潜在写作的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例。但最近阅读了前苏联女作家莉季娅·丘科夫斯卡娅的《阿赫玛托娃札记》,这个观念有所变化。莉季娅留下的文学创作很少,但留下大量的书信和日记。《阿赫玛托娃札记》三卷本是她的代表作,她与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为忘年交。阿氏在最困难时期也不放弃创作诗歌,她的大量诗歌都是潜在写作的产物,通过秘密的背诵保存下来。而莉季娅就是参



与保存这些不朽诗歌的秘密背诵者之一。她与阿氏有深厚的友谊也有矛盾冲突,甚至一度绝交。但从1938年到1965年,她几乎是编年式地记录了她与阿氏的交往、交谈和交流文学见解的内容,保留了阿氏的大量诗歌。据说她对阿氏诗歌的创作情况比诗人本人还了解。从阿赫玛托娃、莉季娅等人的创作和文学实践来看,前苏联文学史上的潜在写作的现象更为酷烈,令人可歌可泣。索尔仁尼琴^①的回忆录里有《地下作家》一节,也记载了自己在流放中的潜在写作:“我(在狱中)摆脱了无谓的幻想。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信念: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,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;我的作品如肉眼见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,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。我以一种永世的沉默屈从于命运的摆布,我永远不可能让双腿摆脱地球的引力。我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,有的写于劳改营,有的写于流放中,有的又是在恢复名誉之后创作的;开始写诗,后来写剧本,最后又写散文作品。我只有一个希望: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,与此同时也就会保全了我自己。为了做到这一点,在劳改营里我不得不把诗背诵下来——有几万行之多。为此我想像着诗的格律音步,在押解途中把火柴杆折断弄碎练习着摆来摆去。劳改期届满时,我相信记忆的力量,开始写下散文中的对话并把它们背熟,后来竟能写下并记住整个一篇散文。记忆力还真不坏!进展顺利。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把每个月背诵下来的东西重复一遍,一周可以记住一个月的东西。”这种靠记忆来保存潜在写作的形式是最为经典的形式,中国诗人胡风、绿原、曾卓等在狱中创作大量诗词也正是同样的方法保存下来的。

要了解我们的抽屉里究竟还有什么,目前还难以列出详细的清



^① 索尔仁尼琴《牛犊顶橡树》,陈淑贤等译,群众出版社2000年,第5页。

6



单。潜在写作是一片尚待开发的研究领域,许多遮掩在传统文学史观念与话语之下的作家作品正在逐步被重视,许多发表了的作品意义正在被重新认识,研究潜在写作的过程也正是开掘这一项课题的过程,因此许多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。目前我们所整理出版的《潜在写作文丛》只是一个努力的开端,存在的问题肯定不少。希望通过我们的学术实践和探索,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来加入这件有意义的工作,共同来开发和分享这一领域中被长期遮蔽的丰富与肥硕的果实。

编者序

路莘

收集在这里的文章以阿垅生前未能发表的遗稿整理编辑而成。几年前,上海的一些热心者有意将阿垅的诗论重新出版,为此,陈沛先生提供了他父亲的遗稿。然而,出版的愿望却始终未能达成,令许多人遗憾至今。阿垅在他早期的诗论集《诗与现实》中常有“写于垂柳巷”“写于风雨楼”这样的文字,本书因此定名为《垂柳巷文辑》,以此表示对作者的尊重。

以阿垅在文学上的成就而言,这些遗稿并不是阿垅的代表作,但作为阿垅创作的一部分,也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,它较之阿垅的其他已出版的著作却更有特殊的意义。这些文章在本书中分为两部分,第一部分即本书的前12篇,是写于抗战时期的一些散文,这些文字可以说是作者市人精神传记的重要内容;第二部分即后29篇是一些随笔式的文论,作者未注明写作日期,从内容上判断,大约写于五十年代初期。上述两个时期,前段因为生活的不安定,甚至逃亡,后段是因为文学环境的限制,阿垅的许多文章都未能发表。1955年,阿垅被定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”而身陷囹圄,12年后病故于狱中。他的这些文稿和他的书信一样,在抄家中被没收,直至阿垅获平反昭雪后重新发还给他的家人。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劫难后,这些文稿能失而复得,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。虽然,保存下来并收录在此的也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当然也并不足以体现阿垅文学思想的全部,但它们因为





带着历史的印记而更加珍贵。和阿垅的已出版的著作一样,这些遗稿体现了阿垅敏锐的感受、深厚的修养和对于艺术的真诚信念,它也是阿垅对于文学的贡献的一部分。

特别应当说明的是,此次收入了阿垅在狱中所写的一份材料。很早以前,就听说阿垅写过一份材料,但又听说它在狱中上交后就不知去向。直到 2001 年,我收到陈沛先生寄来的有关部门才发还给他的这份材料的影印件。无论是对于了解胡风案还是了解阿垅,它无疑是一份重要的资料。

1

目录

MULU

垂柳巷文辑

潜在写作文丛
qianzai xiezuo wencong

1	总 序(陈思和)
1	编者序(路 莘)
1	呼 气
3	影 子
5	泪 水
7	血
9	蜗 牛
11	蛾
13	毛 虫
15	萤
16	蚂蚁和蜜蜂
18	鹰
19	弹丸·白刃·血
22	战争与奇事
29	日常的东西
30	关于人物
33	新的人物·新鲜事物
35	关于现实·关于生活



- 46 关于自然
- 49 地方色彩
- 51 “地方性”
- 54 个 性
- 56 对 象
- 57 对象·感觉·观点·全内容
- 66 作家底劳动
- 67 哭 泣
- 68 一般化
- 69 概念化·思想力·思想性·思想
- 71 论断·教训
- 72 关于普及与提高的二三理解及其他
- 76 “赶任务”
- 77 主题·题材·材料
- 80 故事·情节·场景·戏剧性
- 82 结 构
- 85 开端·结束
- 86 语 言
- 87 技 巧
- 89 真品·次品·伪品



3

目录

MULU

垂柳巷文辑

潜在写作文丛
qianzai xiezuowencong

- 91 舞台的成功
- 92 理 由
- 93 毒 素
- 96 鸟
- 97 高高在上
- 103 附：阿垅在狱中所写的一份材料
- 107 诗与现实——记阿垅（路 莘）



呼 气

我是一个冷的人么？或者说，我像一块山岩，没有感觉，没有反应，无论是杜鹃花开满了它底周遭，无论是暴风雨向它沉重地压下？

其实，我爱世界，我爱人类，我是有广大的爱，有深沉的爱，有狂热的爱，甚至有粗暴的爱。我始终是一个忠实的梦想者。我愿世界上各处全是花，而人类底心像燃烧的钢铁结合成一个整个能动的固体。

我不冷。我热，我要更热。

我愿我是一阵野火，没有目的，它也在枯黄的乱草上热烈地燃烧起来。

我愿我是一枝蜡烛，当太阳沉入暗淡的地平线去以后，当浑圆的月光给满天的乱云所劫持的时候，它燃烧起来自己底小小的光来，燃烧着自己底心，燃烧尽自己底每滴脂肪，不给黑暗统治世界，而给人类以生活的认识 and 希望。

我愿我是一块木炭，当皮毛变灰的时候，血肉燃烧起来，当血肉变灰的时候，骨髓燃烧起来，到一切全变灰。灰也春天一样温暖着。

我愿我是一粒火星，深深地埋藏在山岩里，人摸索不到它底烧灼，也摸索不到它底温情，但想，当它和世界突然相冲击的时候，它就发火，以后，或者是它自己悄悄地消失在冷空气里，或者是一处森林给疯狂地焚烧起来，红光飞舞。

我那里冷呢。

假使我是冷的人，我早已到深山白云里去了，因为这个世界对于

